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二十回 眾家宴闊敘別離情 半山亭珍重悽惶淚

話說王蘭正與祝伯青等人說笑，見祝安送封信進來，說是京中他丈人洪鼎材處寄來緊要書信，來足立待回話，回京銷差。忙拆開細看，原來為他女兒送嫁一事。因近屆隆冬天氣日冷，他女兒受不起沿路風霜，又因王蘭明春要入都朝考，年內即要起程赴部掛號，「豈非兩處往返，不如賢婿早日來京，招贅我處。即明春朝考之後留京供職，賢婿家內無人，也要將家眷迎接入京的，所謂一舉兩便」。王蘭看畢，笑了笑：「他家女兒怕沿途受苦，難道我們是該受苦的。他就說要省這一宗送嫁費用也罷了，偏生又說出多少好話來，面子上好似都為著我的。」又把來信遞與眾人同看。伯青道：「他的話未謂無理，我們遲早歲底都要進京的。就早幾日起程，卻也不妨。早路上帶家眷實係難走，者香非比我們有父母在堂，要留家侍奉。即如從龍、楚卿都要攜眷同行，沿路大不容易。你倒不如進京娶親，於你也甚為合宜。」二郎道：「我們料理料理，可以出月半先後起身。十二月初旬即可抵京，好待者香入贅洪府，不然到遲了，也忙不及。」眾人應允。從龍道：「我有句話要與諸位相商，此次進京朝考，必然都要留京，至速亦須三五年方可望放外任，或告假回來。我是要帶家眷同行的，其餘只有翠鸞隨著楚卿入都。再者小濃去亦無事，我看將他留在伯青府內，幫同祝安照應外務。這些事皆不難安置，我所慮者晚秀等人，又要嗟傷遠別。雖說我們進京是正務，卻顧不得他等許多，也不可不一撫慰一番，使他們安心樂意，待我們他日回來，再圖聚首。否則恐他姊妹們愁損身體，反叫我等放心不下。不若由明日起，我們輪流作東一日，隨後晚秀等亦每人作一日東道，可以牽延到出月動身之時。庶幾有此一番暢樂之後，即多待個三五年頭，也可彼此少慰離情。愚意如斯，未卜諸位之見若何？」二郎先拍手痛贊道：「在田所言正合鄙意，明日即從我為首。然後再次第挨作主人。還要議定，譬如明日我的東道，早間諸位即要過來，這一日的供應都是我備，須各盡其樂而後已。並非我輩荒淫無度，不如是不足以償三五年之闊別。」眾人齊聲稱善。伯青道：「我們今晚即往晚秀家知會一聲，明早方可齊集，不致先後參差。」催著家人們開了晚飯吃畢。

伯青命小廝們點了幾盞手燈，照著他們。到了聶家，慧珠、洛珠迎接眾人入房坐定。小鳳、小憐聞知，也至後進，彼此問了好。洛珠道：「你們今日有什麼事高興，晚間尚出來走走，想又是在那裡宴會的，不然何能齊集至此。」梅仙道：「聶二姑娘，我們無事也不能齊來尊府。你猜一猜，我們的來意為何？」洛珠道：「不過又是賞花玩月，來邀我們入會的。」二郎接口道：「柔雲也猜有幾分了，但是此會非比尋常之會。」遂將王蘭要進京贅親，約我等早日登程，又將輪流作東道的話細說。

慧珠聽了，頓時愁上心來，雙蛾頻蹙道：「古人云：人生百年，歡樂幾何？又云：會少離多，言真非謬。伯青功名失意，我恨不能暫時復得，以慰我心。今日如了我的素願，他又不能不入京供職，翻恨又要別離。我這一條愁腸，進退為難。除非斬斷情根，另開生面，方可刑絕此愁。」說著，那眼淚又點點落了下來。伯青亦淒然道：「晚秀切不可如此，反使我衷腸欲斷。好在我們同在天底下，都有見面之期，不過離合不定。我今番既然再沐聖恩，入都之行義不容辭。況我父母已邁，無人侍奉，多則三五個年頭，我即呈請終養網家。那時可逐日聚在一處，你我後會的日子甚長。此不過目前暫時離別，你須保重自己身體，我在京中才可放心得下。」眾人齊道：「伯青所言甚善，晚秀當體貼他的為是。」慧珠忍淚點首道：「你們去罷，我也要睡了，明日好早在楚卿家會齊，再細談衷曲。」伯青亦不願多坐，道了聲「珍重要緊」，起身邀眾人各回私第。

小鳳、小憐送出眾人，回來又勸了慧珠一番道：「他們約作柁流宴會，也無非是寬解離別的意思。你若悲悲切切，豈不倒惹起伯青的愁苦麼！你不聞伯青說，多至三五年，即要請假回來。既告終養，須待仙父母百年以後方能復職，那時聚的日子長著呢！」又說了一回閒話，各自回房安睡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早間，二郎將書房內外收拾，又備了一日的飲食。少刻，眾人先後皆至。茶罷，議定伯青同慧珠著棋，王蘭，洛珠，二郎，梅仙四個人抹牌，小風、小憐，從龍、漢槎四個人對面梅亭上投壺角勝。

慧珠行的是白卜，伯青行的是黑子。慧珠早將路路打通，其勢甚人。伯青黑子衝成幾塊；中間又有個雙結，若通了過來，黑子更輪得多了。伯青想要應他一著，無奈後了一步，必得在別處使他應一著，中間方可搶個先著，把一枚黑棋子拈在手內，在桌上翻來拍去的細想，總尋不出一著先勢。慧珠見他沉吟，回頭叫小丫頭裝煙與他吸，等他下這一著。

恰好牌局上洛珠是歇家，走了過來觀陣道：「哎喲！白棋的局勢甚人，黑棋要偷了。」伯青指著中間向洛珠道：「此處走一著先，還不致過輸。無如後了一著，卻有些棘手。」洛珠四圍一望，用指頭在盤上點撥了幾下道：「必得白子應黑子一著，黑子即可佔先了。」伯青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苦於尋不出頭路來，」洛珠又凝神了半晌，笑指白子一角道：「那處白棋不是有個脫節在此，你在此地點他一著，白子定然來應，中間你即佔先了。他若不應，黑子得了這一角地勢，即丟了中間，也不甚輸。」伯青被洛珠指醒，拍手道：「此著甚妙，佩服之至！」忙將黑子在白子處一點，慧珠不得不應中間，卻被伯青占了一著先勢。完局計算，黑棋只輸四五著而已。慧珠笑道：「這多嘴的，實是可惡。若非指點他這一著，伯青真要輸得不成說話。」

那邊桌上牌已看完，王蘭道：「看牌了！」喚了幾聲，洛珠只顧指點伯青下棋，卻沒有聽得。王蘭走過來，把洛珠一拉道：「你還是下棋，還是看牌。若歡喜下棋，即叫伯青換你，好讓你姊妹大殺一場。你既本領這樣高妙，怎麼今日的牌全是你輸？你教他贏了棋，卻是白打；你自家輸了錢，是真的。」洛珠笑了笑，歸了座位。此次卻是王蘭頭家，梅仙做歇，全數起完，王蘭推下來不看，二郎是二家也不看，推到洛珠三家面前道：「柔雲今日手局不佳，想亦不看和了罷。」一洛珠道：「且緩，你們也過於欺人，雖然我今日手局不好，我情願輸，卻不能被你們奚落了去。我加一級看呢。」

梅仙忙走過來，在洛珠背後細看，見洛珠手內是一副飄湖牌，起手卻有四湖，無如生色太少。梅仙道：「你不要看和了罷，今日你是個敗手，就是勝家這副牌也不看。」王蘭道：「是的呢，多分面前一副籌碼要全送了他，方受用。」洛珠道：「你們不要管我，倒是輸去了，再給第二起本錢還乾淨相。」說著，取過一張牙牌道：「我底家加一級看。」王蘭見他執意要看，只得發了牌。看了幾轉，偏偏盡是洛珠的牌，起手本有四湖，又添了四湖，手內還有一副二二八不全的幫子，只有一對二萬，一對二索，少張八餅，其餘皆是靠張，不能發的牌。

梅仙點首道：「這一次被你倒看得了心路，就是發牌太少，怕的擠了去。」正說著，二郎手內發張八餅下來，梅仙忙問道：「可有人對麼？」王蘭道：「我不對，底家受罷，配副幫子，好湊十成了。」洛珠不理他們，聲色不動，伸手即去拈牌。

急得梅仙在洛珠背後摘衣袖佯咳嗽，叫他吃一湖，隨便發張二，就可望成了。洛珠故作不知，拈了張閒牌拋去，又該王蘭拈牌，把個梅仙氣的走了開去，對伯青道：「聶二姑娘今日真輸昏了，我看他定要代三家會賬呢。」慧珠道：「他向來倔強，各事多與人少異，不知這賭博一事卻倔強不得時。」

單說王蘭拈的張牌是二郎家的對子，又該二郎發牌。二郎見洛珠不要八餅，想是沒有幫子，接手發了張二萬，料定底家不要。王蘭亦說：「二郎發得在理。」誰知洛珠對了下來，發去一張二索。王蘭道：「噫，我知道了。他手內牌數太窄，要了八餅雖成一湖，即沒有發張。現在二萬是逼著他對的，發去了二索，仍是個十不全的牌。」洛珠道：「不要你問，你拈牌罷。」王蘭拈了張八餅，拋去道：「你們都不要的。」二郎正欲拈牌，洛珠止住道：「我成了。」攤開細算，除將輸的取回，仍勝了若干。洛珠對梅仙道：「我豈不知要八餅成就一湖，如要了即要在這兩對上發去一張，倘或發去這對即來這對，發去那對即至那對，豈不愜氣。而且他們知道我要了八餅，發去了一對二，那一對顯而易見，還想楚卿發張二萬與我對麼？不若不要，待兩對二來了一對，那一張八餅怕不是穩的麼！此所謂使之不疑，明棄暗收之法。你何必在我後面著那無用的急！何況又現於聲色，險些被他們看透，這副好牌坑在你手內。」梅仙拍桌道：「我真拜服你，這一副牌被你看到骨縫裡去了。若在我手內，定然要這張八餅。回想要了八餅，非獨了

無生色，又使對面的人盡知其細。經你這一揣摩，雖然是一副牌，即有使人不識不盡之手段。」王蘭、二郎亦深相贊賞洛珠，凡事用心之深。

那邊梅亭上，眾人投壺正投得熱鬧。小憐起首投了個蛺蝶穿花，是將一把短箭抓在手中投去，其餘都落在壺外，單單中間一枝插入壺內，那落下的要落得四面均勻，如一枝花相似。漢槎按手投了個丹鳳朝陽，也是一把短箭投去，卻要都插在壺內，當中一枝高出小許，與小憐所投樣式大同小異。小鳳走過來，取了兩枝箭在手，先發一枝投去，跟手又發一枝，頭一枝方投入壺中，第二枝亦到，箭頭要插在頭一枝箭桿尾上，將頭一枝反從壺內卅出，齊齊落在壺外，名曰流星趕月，又名月落星隨。眾人同聲喝采。

從龍見他們投過，也取了兩枝箭在手，先發一枝卻是綏緩的發出，連忙一個轉身，第二支箭即在轉身時反手從背後發去，要第二枝先投入壺，頭一枝隨後也入壺內，名曰蘇秦背劍，又名捷足先登。小憐贊道：「在田投的樣式當推第一，次則即數芳君姐姐，我與子騫落後了。」漢槎走過來，將地下的箭一齊拾起，往壺內一灑，弄得壺內壺外都行了，笑道：「我才是第一呢，這名曰亂插花，又叫做小秦王亂點兵。」引得眾人拍手大笑。小鳳道：「雖然不成樣式，好個亂字，乃貼切不浮。」

眾人又要重投，見二郎走了來道：「停刻再投罷，吃飯了。」眾人一同走出梅亭，到了書房內，見席已備齊。眾人挨次入座，飯罷仍各自著棋抹牌投壺的作樂。牌局上洛珠得勝多了，坐的不耐煩，叫小憐換了他，自己去投了一會壺，又與伯青下了盤棋。少頃，書房內梅亭上，皆點起五色紗燈，擺上晚席，眾人猜牧行令，拇戰傳花直鬧到三更以後方止。

慧珠等四人又至裡面與小黛閒談，小黛道：「你們今日樂呀，我可恨不得陪你們。改日我單請你們四位，也盡興樂一日。我也要隨楚卿進京，不知何時方可會面呢？」誰知觸動慧珠愁腸，眼眶一紅，幾乎落下淚來。小黛白知失言，忙用別的閒話遮飾過去。慧珠聽得已交四鼓，與洛珠等作辭回家。外面伯青等人，早經散了。

次日，輪到伯青做主人。眾人逐日皆輪流做去，均是人早聚齊，四鼓方散，整整鬧了十數天。小黛又約了慧珠等四人，聚了一日。二郎見小黛約他們宴會，又高興起來，重做了個二次主人。仍照前次從龍請他們賞梅的故事，書房中間用簾子隔開分作內外，兩邊席上可以彼此談心。飲至半酣，從龍道：「我們之樂，即以此會作止罷。大家也該收拾一二日，好預備起程。」眾人齊聲稱是，席散各自回家。

來日，各家料理行裝，惟有二部分外煩忙。因多個小黛同行，既攜眷而往，雖一草一木是應用的都要帶走。這日已是十一月十六日，眾人擇定十八日黃道吉日登程。各家府內都有家宴，有父母的訓教兒子入京供職，當上答君恩，下紓民力，方是正理。回至房內，各人妻子又叮囑沿途舟車保重，一到京中即當寄信回來。各人亦囑咐妻子，晨昏代勞，孝敬公姑，若一有了實缺以及簡放外任，自當迎請父母與你們，或赴京中或至任所。兼之各人又是新婚夫妻，更覺難分難捨。各家離別繁文，毋須交代。

伯青又稟明祝公，將梅仙留在府中幫同祝安照應外務。「此人血是優伶出跡，倒是好人家出身。況且兒子既救他出了羅網，還代他設個日後出頭之計，救人須宜救徹」。祝公應許。當日即叫梅仙搬進府內，在外書房居住。

慧珠、洛珠、小鳳、小憐等四人商議來日清晨，在太平門外半山亭上，備了席酒以作祖餞臨歧之意，取其彼處僻靜，遊人不到，可以暢論一番。好在他們都是牲口，船泊在水西門外，散了酒加上一鞭，片刻即至。各府家丁半在船中伺候。

及期慧珠等先坐轎到了半山亭，隨後伯青、從龍、漢槎、王蘭、二郎等坐馬，小黛坐轎，一同齊至。有慧珠家的服役人等，排列坐茵，席地而坐。慧珠起身與眾人把盞，洛珠、小鳳、小憐亦挨次斟了酒。慧珠舉杯讓眾人道：「願諸君此番北上，功名得意，指日高升。愚姊妹們專盼好音馳告。」伯青等亦舉杯道：「敬謝金言。」慧珠又斟了杯酒，送到伯青面前，放下道：「你將這杯酒吃了，我尚有一言奉告。」伯青立起，一吸而盡，坐下道：「晚秀有何吩咐，請教。」

慧珠正欲開言，忍不住落下幾點淚來，忙用手帕拭了拭，道：「你此次入都，第一要戒定心性，不可使氣，又不可存一不以功名為念的心腸，須知與祝道生為難的事，前車可鑒。非是我存俗見，只勸你保守功名，當知你父母在堂，尊夫人在室，皆眼巴巴望你飛黃騰達。你保守自知，正所謂安慰高堂，體貼妻子。即我在南京，也可稍慰寸衷。」伯青聽了，慨然道：「晚秀所言，不啻金石，我當謹銘肺腑。我也有一言相勸，我等此去多則四五年，少則二三載，如不得外任即要告終養回來，就可相聚的。你切不可見我等去後，花前月下觸景傷情；凡事要寬一步想，即沒有愁煩了。你在南京安然無恙，我雖遠在京中，亦可放心得下。我遵你言，你依我囑，我們兩地體貼便了。」慧珠點首，含淚應答。眾人見他們如此情形，皆停杯不語，默坐慘然。各人有各人心事，一時不知從那裡說起，只有你我凝睇而已。

慧珠停了片刻，又歎道：「伯青，我自揚州一病之後，萬念皆灰，把那爭先好勝的心腸都拋撇入東洋人海去了。只有愁煩你的一條腸子，橫豎都在我心頭，須與難釋。你而今功名順適，各事平善，我即死也無怨。其實你自是你，我自是我，你我自見面以來，不過臭味相投，迄今仍是文字因緣，又無卑污苟且的事門。但是較之那耳鬢廝磨，尤高一地。不知你我前世今生有什麼山果在內！」眾人聽了皆為歎息。

伯青長吁道：「晚秀、柔雲、芳君、愛卿你四位都在其座，我有句極癡的話，要奉問你等。我在桃葉渡，自見晚秀那一日，宛如平時最熟識的人一樣，又似在何處曾見過的。即或離了片刻，好似隔了幾年。又或我每有相忌的言語觸犯了他，晚秀也原諒得過；他即說出句不檢點的話來，我總覺能入耳。抑或說句極不緊要的話，我皆覺當於心，屢屢兩人心思，不謀而合，不約而同。適才晚秀所云：『前世今生想有因果』這句話，細細味去半絲不錯。想在座諸君，都有契合，未知人人皆同此心，亦未知我與晚秀獨有此心？普天之下，即沒有第三人了。」

王蘭道：「伯青之問，真是句癡話。你可知鍾於情者，大抵如斯。不過我輩之情鍾於淡處，你與晚秀之情獨鍾於濃，不怪你猜疑天下沒有第三個。你不見亙古多情，化石有人，灰心有人，均係確證明驗。即如稗官野史，說部諸家，一言於才子佳人，情而生者，情而死者，比比皆然。《牡丹亭》魂歸月夜，死猶不忘；《紅樓夢》腸斷秋風，生偏多憾。若『春蠶盡』，『蠟炬淚乾』此二句，可以為鑒。又若湯臨川《牡丹小序》曰：理之所必無，情之所必有，此真善言情者也。伯青解此可無惑矣。」眾人聽了，皆點首不已道：「者香解說入情，真可釋天下人的癡腸。平日人稱者香為舌辯之士，果非謬許。」

只見眾家丁趕來催促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今日又是好順風，船戶來請過數次。」從龍起身道：「我們散罷，縱然敘說到明日此時，皆要別離的。」眾人亦皆起身。慧珠家的人過來收了；壞箸，先自回去。伯青近前握住慧珠的手道：「晚秀我去了，你凡事自家保重，不可忘了我囑托之言。」說著，紛紛淚下。慧珠亦哽咽了片刻，道：「我在家中無甚保重，你在客途要加意謹慎才是。」他兩人的眼淚好似斷線珍珠，滾滾不止。

慧珠在袖內取出一方手帕，先代伯青拭了淚痕，自己也將淚痕拭了，遞伯青手內，又在亭邊短柳上，折下一枝嫩條。此時正交冬令將盡，那柳條上已含新綠。慧珠彎腰插在亭前地上，道：「此帕有你我淚痕在上，你帶於身畔，見帕猶如見我，又願你不忘今日分別之情。這枝柳取古人折柳送別之意，你四五年回來，此柳已成陰，又祝你如此柳，今年插了下去，來年蔥蘢直上。」說畢，即門占一絕，低低吟道：

珍重今番別淚零，淒然分袂半山亭。

願君情似亭邊柳，一度春回一度青。

吟罷，那眼淚猶多，幾乎哭出聲來。王蘭道：「匆遽之際，得此絕唱，晚秀真敏才也。」眾人亦同聲歎賞。伯青在家丁身畔，取出筆硯，即將詩句寫在手帕上，道：「晚秀但請放心，我祝伯青斷不仙那忘情薄倖的人，謹將尊作佩於身畔，如書紳自戒...般便了。」

家丁等又上來催促，王蘭等人也與洛珠等叮囑了一番，各山狠狠心腸，說了個「去」字，跨上馬，加鞭如飛的去了。可憐把一班家丁們，跑得氣喘不止。伯青仍不住的回頭，朝牛山亭上望，慧珠等人亦癡呆呆的望著他們。直至彼此都看不見了，方罷。慧珠

姊妹與小鳳、小憐各坐轎進城。

梅仙直送到船上，才辭別回來。他倒安心住在祝府，幫同祝安料理外事。梅仙人本聰明，又多見識，凡事辦得井井有條，毫不紊亂。祝公甚為歡喜他，暇時即將梅仙喚入裡面談談，又見他沿言伶俐，胸中明白，是以另眼看待，有心要提拔他。

慧珠到了家中，倒在牀上放聲大哭。把王氏與二娘嚇得再三寬慰，慧珠才止住悲苦，終是悶悶不樂，連茶飯都減了好些。王氏頗為愁煩，借東說西的來解勸他，又各處辦了些新奇食玩渚物，與他飲食賞鑒。慧珠卻不過他母親的來意，又因伯青去了好幾日，「我即愁死，他也不能回來。況他此行是干他的正經，我平時還怕他留戀，催他早行。他又說四五年內即告終養回家，聚的日子長久呢。我若愁出三長兩短，反叫他不安」。想到此處，方減去了一半愁腸。無事惟與妹子，小鳳等人，著棋分詠的消遣。

單說伯青等眾人到了船中，即時揚帆東下。伯青虧的同僕人多，講講說說，不容他癡想。這一日，已抵王營，僱了幾輛騾車，安頓家眷行裝，沿途趨趕，直奔京中。他們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。暫且不提。

書中還行一人未曾交代他的下場，欲知交代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